新繪十二美人圖

[illegible]顏色鮮明與衆不同併蒙大文豪家吳梓箴先[illegible]木川君題詞尤爲增彩併用頂上宣紙加石印每四條售銅元二十九枚　總售處永興寺外院或向送報人代購亦可

演說　官多因祿重　漁賢

實業爲立國之本　我國近來提倡農工商等事　可謂不遺餘力　但是總不見十分起色　究竟是何緣故　皆因我國稍爲有點知識的人才、全看中了作官合式　掙錢既多　權柄又大　作事有限　責任很輕　稍有門逕的　誰不往政界裏巴結　馬上京城旅館客寓　所住的旅客　求官謀差辦公事的政界人　總在十成之八　專意拿錢來販貨作買賣的　到不了十分之二　可見國民的趨向如何啦

無論那一行的買賣人　若有位政界朋友約他　到衙署或局所裏作事　不用問甜事苦事　掙錢若干　這位必極端歡迎　改行入了政界之後　再有賦閑的時候　一定還想混官事　決不願再作買賣　要是一位老於政界的官場人　商界朋友決不肯約他改行作買賣　他自居也萬萬幹不了　因爲作買賣是將本圖利　自由競爭的　無論何種營業　全得勞心費力　起早睡晚　對於主顧　說話既要謙和　應賣的貨物更得隨時注意　花費得省的就省　決不肯任意鋪張　同事應散的必散　勢難淨關乎情面　要說不作事干拿薪水的　商界裏恐怕很少　總而言之　就是一人有一人之用　斷不能平空裏位置閒入　在幫人的夥友　是應甚麼角色　就得辦的了甚麼事　還得明看夜守　苦熬歲月的謹守鋪規　有事出門　先得跟掌櫃的告假回家歇工　更得接部就班　不能說走就走　論到掙項　大約商界一年的勞金　不及官場一月薪水的居多　請問要是位商科畢業生　他如何肯幹　高人既不肯入商界　這商業從何能振興呢

再瞧政界中　由各部各署　以至各局各所各廳各院　連官辦的輪路郵電　各種實業算到一齊　無論那一處　全是掙錢的人多　辦事的人少　本是一個人能辦的事　必要派上八個人　裏頭到有六個淨拿錢不作事的　皆因無事可幹　只好以打牌吃酒　消磨歲月而已　比如要不叫政界人打牌吃酒　請問成天際吃飽了喝足了　可叫他作甚麼去呢　這所說的還是各部各局所的情形　要到了外縣的知事　又當別論

人人都說眼時外縣的知事　每月只有三二百元的薪俸　其餘的進項　一概化私爲公　其實知事所得的陋規　較比俸薪還不止數倍　即以地丁一項而論　公家若得一萬　知事至少也有五千　若雜稅等項　更無可考啦　中國自講求維新以來　京外各級大小職官　一槩仿照外洋厚加薪俸　原爲養其廉恥　以免舞弊營私　不料官場的積弊已深　別管明着掙多少　反止總得有外找兒陋規　先是免不掉的　致使各界人把作官看成了發財的不二法門　一切農工商礦等等根本的實業　反到無人過問　請想這個國從何強起　要打算維持工藝　振興實業　或可取締官俸入手　無論京外何級何職的俸薪　每月五十元以上的接六折　百元以上接五折　五百元以上接四折　果眞這樣辦法　我想政界裏　萬萬不致於齊行罷市　全體辭職　那一來　打頭行政費省一點　政府少爲些個難　打二求差謀官的　當然也應縮減　打三國民的担負稍輕　打四優秀國民　作官的心思既淡　必有改途辦實業的　實業界中　要平添許多有才智的能人　焉有不振興的道理　實業振興　國家焉不富強呢

●國事要聞●

最近之警聞●（一）簽字之時期　中國之答復書　會請日本公使　定期臨外交部修正文字　從速簽字　日公使已將原文及交涉情形　電告日政府　連日大隈召集閣議　由加藤外相報告一切　各大臣及元老　莫不喜形於色　以日本此次不煩一兵　不折一矢　乃得此極大之權利　一面上奏天皇　一面通告各國　並電日置氏　大為嘉獎　令其定期簽字　三日之內　即判定爰書矣　（二）呈請批准之預備　向來條約　由兩國代表簽字後　仍須經元首之批准　始生効力　此次亡國全約簽字　即由外交部呈請總統　批准　預備交換　連日外交部預備呈文　又將誘過於總統矣　（三）福建問題之續議　全約解決後　尚須開議福建問題　係通牒與答復書中　定為福建問題　另以公文交換　福建與台灣密邇　又將為南滿山東之第二矣

愛國之青年●此次承認日本強橫要索　無異城下之盟　主權被其束縛　領土於爲斷送　非徒權利之喪失已也　然答復書遞送以後　社會已極為冷靜　而不肖官吏更連袂出京　專爲身家之計　人心已死　國威不揚　所差堪自慰者　獨此少數之青年學子　與愛國健兒　一腔血誠　不無可取耳　因是載之　（二）李統球自殺之眞因　李統球自殺事　本報日前已經登載　尚未詳盡　聞李本爲陸軍學生　曩在軍界有勇名　此次投誠回國　本擬以身報國　設或中日交涉決裂　以馬革裹尸　効死疆場　固所願也　自政府俯就日本要求　李之憤心頓起　遂即以毒以刀自殺　幸經李之老父及其戶屬之劉藝舟家人救護　得免不死　然已險矣　（二）李之請假呈文　李經多人救護不死　然以毒氣未盡　神志頹傷　特上禀執法處雷總長請假　藉資調養　茲覓得其原文如下　總長鈞鑒　謹禀者　日昨統球無狀　造念輕生　致煩屢注　並蒙垂詢　愧既莫名　罪何可道　茲將當日情形　據實陳告　伏望憫其愚而繩其愆　統球自奉令回京之日　已決心自殺　以謝不克盡職之罪　本月七號　驚聞交涉激烈　回首魯山　危險萬狀　統球既已回京　無復更求死所　遂有今日輕生之舉　自裁之時　家嚴察覺　破窗力救　抱首而哭　統球感於烏私　手軟神喪　故受傷甚微　得以不死　惟國難迫在眉睫　先軫之志已決　尚願重得死所　藉報用人之明　恐已負厚望　從此不屑教誨耳　現統球經中外醫官調治　已得痊愈　因求死不得　精神疲憊　伏乞給假一星期　俾得調理　不勝感悚待命之至　嗣經雷總長批示云　愛身方以報國　似此輕舉　殊屬無味　如請給假　務須靜養　以俟傷愈　另有差委云云　若李者　報國有日矣　（三）軍官學生之忿激　李之自戕後　昨日午後　本社又接駐保特派員電告　保定軍官學校學生何光烈　因政府屈從日本要求　喪失主權　不勝憤懣　一時熱血上潮　心竅頓迷　始而慟哭　繼欲自裁　嗣經該校教員監視　未能得手　然以態度過甚　不有劇烈之行為　亦當成一種之神經病矣

熊案之開審●前日為地方廳開訊熊案之第一日　此案內幕　首為本報所揭破　因之北京社會　極為注

顚倒鋪底者注意

前門外廊房頭條豐源金店債務業經照破產法律由地方審判廳交本總會代為辦理　必須將該金店傢俱鋪底倒出方能分配了結債權　有願倒者請到本總會面議一切可也　公估局係屬借用　一經倒妥當即騰出此佈

京師商務總會啓

復隆錢號啓事

啓者鄙號夥土印成　現年二十三歲　係鄙縣猖店村人　前在鄙號　屢次犯規　數經訓誡　終不悛改　鄙號觀其無造　於去歲二月間　[illegible]伊出號　伊雖托[illegible]

行下午四點二十八分抵豐台即於五月一日(星期六)實行特此通告

律師陳鼎移寓廣告 事務所現移在西單牌樓北西斜街內紅廟路南門牌八號

忌 公開時約當午後一時左右 旁聽者頗形擁擠 聞已發出旁聽劵四百餘張 然逾三時後 來者猶絡繹不絕 致戶限爲穿 多有在窻外竊聽者 蓋尋常詐欺取財案 均係無意識之輩 此案之構成 爲律師與外國人特別之詐欺案也 是日熊所延辯護士二 一爲黃遠生 一爲劉崇佑 而關於本案之一干人証 如王西園及其妻王孫氏 于邦徵 松本君平之繙譯唐津田 以及繼祿廷斌等 均已到庭 惟岡田朝太郎安藤萬吉與松本君平三人未到 以彼等係外國人 爲法庭之力所不及也 此案構成之各種罪證 具詳於檢察廳公訴原文 是日檢察廳列席者 爲劉元梓 廣東人 開訊之始 劉即用一種廣東官話 將此案之種種証據 朗讀一遍 審判廳長 即逐一研訊 初訊唐津田 唐係學人 最初陳錦榮丁雲生 在信託公司 與松本君平訂合同時 係唐爲繙譯 即本案中之嫌疑犯也 唐供稱彼不過因陳丁不諳日語 代爲繙譯 並未與陳丁爲共同行爲 審判長詢以合同能否記憶 唐云尙記得七成 在預審中唐己親書一紙呈庭 今日審判長猶殷殷以此質證 唐云係親筆 惜未悉所書者究爲何種証物也 次訊王西園 王供與熊訂立合同 均係被熊脅迫 渠本悉此中僞詐 而熊致王之函己十餘件 最初之函 迫其出証 迫結合同後 則催其速宜和解 但王詞亦甚閃爍 次訊熊垓 熊辯詞甚多 於岡田委託之始 引汪有齡作証 於致王西園之函件合同 均一一辯駁 始終不認爲知情 於吸食鴉片 亦不承認 其辯詞之極有趣味者 即謂彼自岡田委辦此案 即爲此案之代理人 素信岡田 毫不懷疑 迨全敗訴後 曾對大理院長董康氏 偶彌譚及 猶云岡田先生何竟爲僞文書之事 蓋此始稍懷疑 即可證明前此之不知情云云 最後又訊及于邦徵 時己至六時 大律師黃遠生即起立言日 本辯護人今日不欲爲具體之辯論 不過對於審判長有三個請求 第一爲岡田朝太郎 雖非法庭之力所能傳到 然用特別方法 請其到案 爲事實之參攷 第二爲參攷汪有齡 岡田委熊辦理此案 汪亦在場 此實本案之確證 第三爲大理院董康 蓋熊曾與董有一番之談話 亦可行以爲證 均當要求審判長特別另爲證人 故本辯護人於未辯護之先 不能不提出此三項要求也 又對於檢察廳提起公訴之概論 謂北京下流社會之詐欺行爲 多以律師爲爪牙云云 此種觀念 實有錯誤 如檢察廳所言 律師能爲高等犯罪之行爲 但北京社會之魍魅罔兩 律師猶不竟悉 即如熊垓之道德品行 本辯護人素所欽佩 竟爲人所愚 故不能以此觀念 斷定本案 本辯護人若非以同鄉同學之誼 兼知其爲人 故敢爲之辯護也 劉崇佑則謂本案證據尙不克分 今日雖曾調閱案卷 但以本案極爲複雜 即以今日各人所供 頗不易於分晰 要求審判長改日覆訊 以便調查證據 一方乂可研閱全案 一方可爲具體之辯論 審判長狗其請 故是日仍無結果而散

● 本京新聞 ●

開會誌略 ● 日昨商會發起 在中央公園 開救國儲金大會 是日各界人到者 政學商界 約有一兩萬人之多 有馬君者 登台演說 痛哭流涕 旋由懷中抽出洋刀一把 意欲自裁 或謂係刺臂血做血書

當由桂君聯甫及彈壓巡警將刀奪去　扶掖下來　台下人鼓掌如雷　有涕洟者

左道惑人◉有人道出西城大木倉胡同　見有一年高某甲　結扭一三十餘歲之某乙　同赴內右二區　某乙神情倉皇　似是甚懼罪者　旁一老者告予曰　某乙曹姓　名雅仙　河間人也　向以拉洋車餬口　不知某年月日　忽懸牌濟世　儼然一大夫也　其本領以符呪治病　一般無知婦女　頗為所騙　曹某嘗自言　伊妻亡去多年　現在陰間閻王府傭工　與閻王爺太太甚相得　言聽計從　且閻王素有季常之癖　故陽世人病　必係閻王爺降罪　若得某囑亡妻向閻王太太關說　閻王爺即下赦令　病者無不獲蘇　某之所以受下流社會歡迎者以此　嗣有某甲婦　因其次女患腿病　有鄰人介紹曹某醫治　初時醫亦見效　但未十分痊可　而曹某適臥病不起　某甲婦念醫女之恩　並憐曹某之孤苦　湯藥所需　莫不代為服侍　曹病愈　心感某甲婦　拜為義子　某甲婦生有一子而殤　止有四女　現依第三女過活　其夫某甲又傭工於人　恐非久計　得一義子　慰情亦聊勝於無　因是遂與第三女分居　曹某與某甲婦　固異姓之母子也　先是某甲婦中年[illegible]一子　不幸短命　二十年來　膝下猶虛　曹某詗知其情　乃詭言託亡妻　即可覓得蹤跡　某晚覆命於某甲婦　云已識所在矣　並已約渠回家探母　一日曹某忽徉狂倒地　某甲婦伏而起　則己易曹某之口吻　為其子之哭訴矣　某甲婦以為己子附曹體也　悲喜交集　詢以何故不現原形　即答云　兒己修仙得道　更名飛天報　仙師嚴囑　非其時不可以形現　曹某即兒之結義兄弟　見曹某如見兒身　且彩遇機緣　非但現形　並可復活於世　罔極之恩　報固有時　惟須時仍當嚴守秘密　非徒不可洩露於親族　即父親亦不可使之聞知　言畢而曹即醒　反問某甲婦云　我何以睡至如是之久耶　某甲婦告其故　曹某為之道賀　並言伊往年實有此結義兄弟　今何幸聚居一處　誠天假之緣　某甲婦狂喜　待曹尤厚　自是飛天報時回問安　回即附曹身譚話　有時且索酒肉供其大嚼　某甲婦為之治饌　始終不倦　每食畢　曹醒如故　忘其所以　實則己飽曹之口腹矣　飛天報並好遊逛　又嗜香烟　每附曹身作兒女態　求某甲婦給錢零用　無不如願相償　曹某得此安樂窩　并符呪之術亦不用矣　諺云坐吃山崩　以某甲之傭工　某甲婦之溺愛　中人之產　猶將敗盡　矧其不及中人者乎　始猶典質斂珥　纔且盡鬻衣裳　窮極則變　某甲婦己有悔心　又以飛大報終不現形　因之即疑信參半　遂示意曹某　令其分居　曹某反唇相譏　怪婦為無情　且飛天報亦附曹身　責母寡恩　不及黃泉忽相見也　某甲婦懊喪之餘　與曹積有意見　終日口角　某甲固傭工於外　然間亦歸家　初以曹某業醫　寄居亦屬無妨　久之人言嘖嘖　家中服飾多已不翼而飛　訪之鄰舍　備悉究裏　久欲扭曹送官　以妻近染怪病　計待痊可而後發　適日前返家　見其紛鬧　一時氣發　故扭送曹某於右二區　聞某甲秉性忠厚　傭工某宅垂十餘年　此次扭送曹某　初止稱曹某懶惰　不願撫之為子　並不及曹某之妖術　若與某者　既以符呪邪術　草菅人命　復以返魂陰謀　欺詐取財　卜人之尤　社會之蠹　警廳對於醫士　久有取締規章　而於左道旁門　尤當設法禁止　以挽頹俗云

丹桂茶園
（二十九白天）
王三　（高）壽山　淮安府　陳碧雲（小）東營
尚小　（陸）鳳獻　山長　章
麒麟童　（高）壽山　舉　韓桂搖　鼎　（高）月會
白牡丹　琉璃　紫　玻荊
七歲　（劉）朱　鳳奎　方仙　小洪
金靈　（高）玉忠上　紅孝　程德圖
七歲紅　（雲蒙）山王　三臥　海新　（焦）池鳳　（陳）金黃　山金方　台壽洪　虎青
◉價目　樓上包箱三十吊　堂包桌十四四　客每位二四枚　樓下每位十六枚

京都鮮魚口內馬聚源廣告

京都[illegible]會全[illegible]

[illegible]辭文武戲法[illegible]壽由改良單弦如蒙賜顧或全班或二三人或一齣均可[illegible]未遇知特此廣告

總寓前門外甘井胡同西口內路南寶全堂　電話南局六百二十四號

本號自做紗緞禮帽紗緞六摺便帽貂皮水獺海龍各式皮帽以及絨呢帽一概精純新料貨眞價實如蒙惠顧不負諸君之雅意也　本號謹啓

時事一言

請看某狂生之救國儲金熱　（靜觀）

狂生某　不知何許人　惟以愛國救國　爲惟一之天職　日前聞人言救國儲金之益　投袂起　挾其固有之金　欲爲國事効涓埃　無如儲金之團體　雖經都人士開會討論　迄未成立　狂生某雖有此熱忱　不知投其金於何所　儼乎其若思　茫乎其若迷　忽而問通衢之行人　忽而問大名之志士　忽而拔劍斫地　忽而搔首問天　都人士以其狂也　多以目笑之

靜觀曰　我國有如是之狂生乎　果有其人　雖爲之執鞭　所欣慕矣

瘦郎曰　此公殆蓋寬饒　所謂醒狂者歟

又曰　昨日中央公園　己開成立大會　而今而後　某狂生可以不至迷於所往也夫

社會瑣談

繼祿之失辭　（瘦郎）

日前地方審判廳　審問熊律師一案　繼祿爲証人之一　當王錫元與唐津田辯論時　說至由繼祿交附二萬兩　於王錫元一語　繼祿對審判長云　看他們財迷不財迷

瘦郎曰　繼祿之出庭　本爲證人之地位　今於不當發言之時　忽發無關係無價值之言　豈非多出一口氣乎

君子曰　繼祿於此爲失言矣

戲場閒評　（瘦郎）

自小翠喜嫁人後　北京女伶之中　唱演二簧鬚生者　直可謂之曰無人　二簧之難　與夫人才之缺乏　於此可見

金鳳雲能演二簧梆子　若戲班排演全戲　實爲不可缺少之人物　可謂之曰戲班中之硬裏子　若單就其唱功論之　則平平無甚出色處

吾得而斷之曰　爲戲班中之硬裏子則有餘　爲戲班中之台柱子則不足

李桂芬演唱二簧　於唱功之外　並能研究做功　童年得此　實非易易　未來之程度　一定不可限量　吾前謂近日之李桂芬　有退化而無進化　正是愛之深故責之切　於褒之中　隱寓砭針之意　若就其造詣論之　則固未可厚非也

有人謂觀小榮福之戲　能令人矜平躁釋　此語吾亦云然　小榮福之戲　所以加人一等者　即在此處　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

新到之九盞燈　武藝絕佳　做功亦復實事求是　自是女伶中之肯用心者　其在漢口之聲名洋溢也　惟唱白均雜以漢調　今人乍聆之　不甚入耳　是其一短　有人謂其扮相　頗類當年之想九霄　唱功頗類當年之十三旦　子細觀察　其言也信

命令

大總統策令　劉法坤給予三等文虎章劉發良給予四等文虎章此令　派阿嚕旺彥林丕勒署管理察哈爾四旗三牧廠各寺廟印務此令

中華民國四年五月十日

男女分座 概無客票

廣德樓

風雨勿阻 准演不誤

（三十日准演）

趙紫雲（一）

小月來 王笑舫 趙來云 陳小賢

鄭翠紅 九月菊 小吉瑞 小張黑

小玉奎 桂潤秋 小玉寶 花桂芬

（李鳳奎 金桂蓮）全武行

請宋靈

舊歷三月二十九日白天

九盞燈

高金紅 紫霞宮

趙紫雲

王小舫 艷陽樓

筱榮福

鄭翠紅 全本 虎墜金月梅

金鳳雲 王筱霞

戰蒲關

金桂蓮 九月菊 張培均

全本 韓孝峯 搜孤救

玉虎墜 李桂芬 桂潤秋 天水關

神 劉秀卿 血手印

●舊歷三月二十九夜戲●

鮮靈芝

韓孝峯 烏龍院 陳小賢

趙鉄珊 陳東雲濤

趙來雲 奇寃報 劉秀卿 探親家

小達子 王小香 王少卿

金水橋 桑園會

鄭翠紅 李桂芬 小月仙 二進宮

小翠鳳 九月菊 小玉恒 趙來云（雙搖會）

彩林鳳（）連環套 小榮福（）桑園會 桂潤秋 連環套

筱金仙

（小銀仙 小月來）

小來鳳 反延安 小張黑

三月廿 …吉）

劉

馬福山 白福福 …韓 …儒 …梅

汪笑儂

陳福壽 郭金棠 劉鳳 … 法

九陣風

楊永春 侯春氤 朱蘭氤 得山

（陳福壽）

慈瑞全 寶馬

與前次之[illegible]物色不同鄙人親手著色並非他日之美人可比也只售銅元二十六枚欲購[illegible]請向送報人買可也總售處南柳巷永興寺中國報發行所代售

尋美遊覽頤和園全圖

頤和園係北京名勝最著者像片雖有然多零星不齊實為一大缺點鄙人有鑒於此特請英銘軒曾韡亭兩畫師將頤和園全景詳細繪圖註說明晰分甲乙丙丁四種為全份彩色精印每種售價銅元二十八枚 發售處在南柳巷永興寺或向送報人索取可也

李菊儕啓

文苑

頤和園詞（集李義山句）（君直）

龍山晴雪鳳樓霞　枉破陽城十萬家　閒倚繡簾吹柳絮　更持紅燭賞殘花　於今腐草無螢火　終古蒼梧哭翠華　却憶短亭回首處　盡無宮戶有飛鴉

滿眼秋波出苑牆　何勞荊棘始悲傷　狂飈不惜蘿陰薄　月露誰教桂葉香　三百年間同曉夢　五更鐘後更迴腸　金徽却是無情物　一曲清塵繞畫粱

村砧塢笛隔風蘿　白日相思可奈何　猶鎖平時舊行殿　空聞子夜鬼悲歌　漆燈夜照真無數　玉輦忘還事幾多　但使故鄉三戶在　不關秦地為山河

雨打湘靈五十絃　一絃一柱思華年　重吟細把真無奈　對影聞聲已可憐　堪歎故君成杜宇　可能留命待桑田　明朝驚破還鄉夢　獨自江干上釣船

遊戲文章

致梅郎書（亂卜牙牌）（嚴悲觀）

梅郎可人。愛鑒天長地久。記當時軟語丁四季一週。痛此日寸衷栗六。三五月明之誓兩兩同情二三其德之言一一。可證妾年屆花信志切依人辱承紘譜同和。深幸絲成長縷是以兩心既印六禮曾通何期風雪半天陽關三疊腸迴九轉天各一方。五六百里水遠山三四年同吳頭楚尾五雲悵望兩地想思從此六幅裙拖五銖衣薄徒見柳稍月上。不聞梅訊風來十二巫峯幽懷空繞三千弱水魂夢重縈特詞傳駢儷雙雙乞書寄梅花片片

辱愛妾四寶謹啓

樂山秘製

清血搜毒丸

花柳之毒。最易傳染。輕者五淋白濁。重者楊梅惡瘡。初得者。多有隱蔽不治。或
治時又不詳察。誤服藥項有害各藥。日久其毒漸入骨髓之內血管之中。延蔓全
身。小則傷害己身。大則傳染妻子。其害危險哉。然近來世界所售治淋濁梅毒之
藥甚夥。均時服時愈。斷難除根。本醫士於花柳一門。專心研究。秘製清血搜毒
丸。無論新久輕重。常年不止淋濁。多年梅毒未淨者。或毒入骨髓血中腦肺[illegible]
。或經年累月纏綿不清。或屢愈屢犯。或每交春令必犯者。均能將毒搜掃清除。
永無後患之慮也。此丸專治。傳染花柳淋濁。下元虧損淋濁。小便腫痛淋濁淋[illegible]
便前便後刺痛。風火虛寒各淋。楊梅結毒未發已發出者。魚口便毒。下疳各[illegible]
小便淫瘡潰爛。梅毒遍身發癢。偏身紅疹。梅毒入骨。筋骨疼痛梅毒痔。漏。症。
疥癬。各種疔毒惡瘡。傳染婦女各症。

▲價目▼ 每大盒二元 小盒一元二毛

▲經售處▼ 前門外觀音寺 **華英大葯房**(天津單街老)(德記大藥房)此藥問世以來已十餘載 凡經服過者 莫不交口贊[illegible]
得以遐邇聞名。傳播中外。屢有無恥之徒。變名仿造。僞貨冒充。賜顧諸君。服之
不但無益。且與身體有害。本醫今特聲明

賜購詳認雙地球商標樂山 秘製方不受[illegible]

倒鋪底聲明

今自前門外大柵欄西頭路北信義厚錢鋪門面鋪底家具一併倒出所有信義厚欠內欠外帳目借用官銀私債担保水印並與上首鋪底不清以及親族人等爭競一切轇轕等情均有舊業主信義厚孔慶富及鋪保一面承管不與新業主相干 特此告白 新業主謹啓

精畫京北明朝十三陵山景全圖

著色山景顏色鮮明與衆不同著色售價廿六枚白描十六枚
精細樣得三十二枚總售處永興寺內購者向各送報人索取

倒鋪底聲明

本公司前租東四牌樓北二條口外路東慶順和劉宅菓局鋪面房屋一所開張營業今由慶順和劉宅願將該鋪鋪底傢俱一併倒與本公司爲業業已議妥不日成交慶順和如有欠內欠外帳目借貸欵項擔保水印并與上首鋪底不清以及親族人等爭競轇轕等事均有舊主慶順和劉宅及鋪保承管概與本公司新業主無涉特此廣告 財來牟和記磨麫碾米股分有限公司啓

君亦須

報館主

身體強健

報界鉅子孫灌夫先生 學識兼優名字素著 津沽社會婦孺皆知 孫君在津辦報多十
以筆代舌 不啻苦口良言 維持風化規正人心 孫君著作日日流行社會 津沽同胞受益良多矣 孫君曾自述其生平略史 因照錄之以供案牘勞心者之研究焉

友文先生大鑒 鄙人於庚子年間 蒙五省援軍江西行營營務處 派充隨辦營務差使 彼時年方二十餘歲 日與鞍馬爲役 筋骨異常勞碌 夜[illegible]安枕 時有遺精之症 自恃青年未嘗介意 是年又蒙總辦山東武備學堂暨全省營務處 兼稽查先鋒分省補用道袁世敦先生(即現今大總統之令兄)派充武備學堂收支 兼隨辦營務差使 案牘勞形精力益耗 至宣統元年乃請假來津 經友人劉孟揚君約入報界 歷任商報民興報編輯 又與劉鐵菴諸君創辦晚報晨報 今鄙人又獨立創辦晨鐘暮鼓兩報 日日執管勞傷心血 而一切諸虛百損各病遂致並作 幸經友人惠贈仲友文乾坤再造膏四張 並補血益氣保和丸兩瓶 按方內服外貼表裏加攻 不數日[illegible]精神大振 至今不過二十餘日[illegible]